

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

〔宋〕李心傳 編撰
胡 坤 點校

建炎以來繫年要錄

二

中華書局

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

建炎以來繫年要錄

二

〔宋〕李心傳編撰
胡坤點校

中華書局

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一

建炎三年三月己卯朔，詔金人已退，當進幸江寧府，經理中原。

庚辰，中書侍郎、兼御營副使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、兼中書侍郎、兼御營使。勝非自平江還朝，以哺人見，是夕鎖院。故事，命相進官三等，至是勝非特遷五官，爲宣奉大夫。熊克小曆，勝非拜相在庚辰，日曆在己卯。按：勝非閑居錄亦云，二三月一日至臨安，以哺人見，則降制必在初二日也。勝非自記當得其真，今從之。

初，金人犯泰興縣〔一〕，有嚴起者，率軍民拒之，賴以免者甚眾，詔授保義郎、閣門祇候。

金人分兵犯江陰〔二〕，至夏港，距城八里而近。守臣胡紉遣統制官王換等拒敵，且謂承事郎、簽書判官廳公事李易曰：「吾曹有死城郭之義，公母宜勉之少避。」易歸告其母蔣氏，蔣氏曰：「我去，則汝決不肯堅守，願與汝同死生。」聞者感泣。既而金人以潮生有備，亦引去。此以鄭純所作序，及胡紉祭文，易紹興十一年八月癸未陳乞加封狀參修。序以爲建炎庚戌三月二日事，故附於此日。

降授右武大夫、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，言：

前日之事，其誤有四，其失有六。始者任用非才，不能乘機拓境，取侮夷狄〔三〕；虜既退師〔四〕，略不爲備；陛下乘時御極，不知西據蜀險，就六路形勢〔五〕，力治兵戰，以圖恢復，反使翠華

淹處淮甸；甘蹈覆轍，泥於請和，使勢力日益窮蹙。此四誤也。

金既入寇^{〔六〕}，童貫遁歸；京闕被圍，遽割三鎮；復隳信誓，其實無能；其後金賊既自界大河^{〔七〕}，而我不能倚以爲固；信王脫於拘囚，結集忠義，所得壯勇不啻數十萬，願望王師，相爲策應，奈何群言譖沮，禁止渡河，反使金人簽軍南渡；既連陷大名、東平，略不爲備，遂使虜人乘勢蹂躪^{〔八〕}。此六失也。^{〔四庫按：北盟會編載擴疏二千餘言，此係節文。〕}

竊料金賊遠來^{〔九〕}，人馬疲乏，且自爭玉帛子女，飽其負載，兼淮西仍多民兵，彼顧前無利，計後有害。又有江北不及渡者西兵，與諸軍潰卒，往往奪路會合於范瓊、睥睨金陵、鎮江^{〔一〇〕}，守把舟船，而天雨連降，平地水發，道塗泥濘，馬、步俱不能進，是以賊心頓沮^{〔一一〕}，不思渡江以迫大駕，此皆上天眷祐有宋，許陛下得以圖維。

臣今輒以機速利害，畫爲三策，願陛下幸巴蜀之地，用陝右之兵，留重臣使鎮江南，委健吏以撫淮甸，破金賊之計^{〔一二〕}，回天下之心，是爲上策；都守武昌，襟帶荆、湖，控引川、廣，招集義兵，屯布上流，扼據形勢，密約河南諸路豪傑，許以得地世守，用爲屏翰，是爲中策；駐蹕金陵，備禦江口，通達漕運，亟制戰艦，精習水軍，厚激將士，以幸一勝，觀敵事勢，預備遷徙，是爲下策。若貪顧江湖陂澤之險，納探報之虛言，緩經營之實績，倚長江爲可恃，幸金賊之不來^{〔一三〕}，猶豫遷延，候至秋冬，使金賊再舉^{〔一四〕}，驅集舟楫，江淮千里，數道併進，方當此時，然後又悔，是爲無策。累數千言，皆切事機。

是日，日中有黑子。〔四庫〕按：宋史繫己卯朔。

辛巳，尚書右丞葉夢得罷。夢得初執政，上諭之曰：「今日兵、食二事最大，當擇大臣分掌。」門下侍郎顏岐等頗疾之，乃語知杭州康允之曰：「上欲以次對授公，而爲左丞沮止。」允之怒，與其將曹英謀，以爲陳通餘黨在者三千餘人，聞夢得秉政，不自安，皆謀爲亂。上不信，岐等證之。夢得與朱勝非舊不相能，勝非入相，首言夢得議論不協。會杭州士民上書，訟夢得過失，有及其閹門者。是日，上批：「夢得深曉財賦，可除資政殿學士，提舉中太一宮，兼侍讀，提領戶部財用，充車駕巡幸頓遞使。」夢得執政，凡十四日，而罷辭不拜，遂徑歸卜山。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：「初四日，留身，奏葉夢得方除執政纔旬日，何爲遽罷？」上曰：「提領財用亦有例。」余曰：「頃在揚州，張慇以中書侍郎兼此事，至於自作酒肆，人以爲非體，遂罷。」上曰：「數日來，尚書論夢得知杭州過失三四十封，其間進士姓周人及其閹門，其言可駭，恐臺諫聞之不便。姑罷政事，且留他在此，待降出書本令卿看。」余曰：「果如此，夢得豈敢復留？」上曰：「待他有請，卻與一郡。」夢得果請，除帥江西。尋降出士民所陳三十七書歸堂。」按：此所云與其行述全不同，然勝非初相，執政罷免，無容不知。趙鼎之遺史稱：「勝非言夢得議論不協，今從之。夢得除帥江西，諸書皆無此事，恐是明受中指揮，姑附此，當求他書參考。」

同知樞密院事盧益守尚書左丞，未拜，復罷爲資政殿學士，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。益之罷，日曆不書，似因張澂論二相疏中及之故也，當求他書參考。

嚮德軍節度使、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，仍兼都統制。淵自平江赴行在，既對，遂有是命，諸將多不悅者。淵輕財好義，家無宿儲，每曰：「朝廷官人以爵，使祿足代其耕也，若切切事錙

刀、愛爵祿，我何不爲大賈富商耶？」

尚書吏部侍郎、兼直學士院孫觀試戶部尚書。

資政殿學士、同簽書樞密院事、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、兼知江寧府。自乾德以來，輔臣以本職典藩者，惟呂餘慶、郭逵及頤浩。

樞密院編修官秦梓改宣教郎，以其弟檜久在金，特優之也。

禮部侍郎、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言：「江北之地，其勢須變爲藩鎮，然後可守。乞詔宰執詳之，俟金人畢退，即便施行。江南一帶，非依重鎮，擇近上文武臣寮守之，許以便宜行事，恐不能堅守，乞早賜措置。」時朝士張虞卿等十九人上疏，亦以藩鎮爲言。朱勝非奏：「宜仿藝祖初議，權時制宜，行在爲京師，淮北爲藩方，淮南爲郡縣。」會多事，不果行。虞卿，齊賢遠孫也。齊賢，冤句人，淳化中宰相。熊克小曆以虞卿爲建安人，而洪邁夷堅甲志云：「虞卿，齊賢裔孫，居伊陽。」今從之。小曆又云：「倉部郎中張虞卿等，乞建藩鎮。」按日曆，虞卿以今年四月戊午除虞部員外郎，此時勝非已去矣，當建言時未爲倉部，克誤也。勝非閑居錄亦不云虞卿爲何官。今闕之，俟考。浚又請沿江要害州軍置強弩，營選州禁兵，縣弓手爲之，仍專置軍器提舉官，募公私匠人以除戎器。乃命諸路憲臣措置製造，赴行在。

命學士、給、舍輪日於禁中，看詳臣民章奏條上，仍不用內侍輪送，止實封往反。以言者建陳，欲免交結之弊故也。

尚書金部郎中李迨、員外郎高士佃爲主管車駕巡幸隨行左藏庫錢物官。兩浙轉運副使劉誨爲主

管車駕巡幸錢糧官。

徽猷閣直學士、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落職，提舉亳州明道宮。揚祖既不渡江，又不赴行在，故貶。

尚書左司員外郎葉份充秘閣修撰、江淮等路制置發運副使、兼提領措置行在茶鹽。

壬午，詔新除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免進呈，書押本院公事。初，扈從統制、武功大夫、鼎州團練使苗傅自負世將有勞，以淵驟得君，頗缺望。起復武功大夫、威州刺史劉正彥常招降劇盜丁進等，以賞薄怨。事見二年十月。又淵既薦正彥，後檄取其所予兵，事見二年二月己卯。正彥執不遣，以此怨淵。上在維揚，宣政使、金州觀察使、入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，妄作威福，諸將多疾之。及幸浙西，道吳江，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，中官供帳，赫然遮道，傅等切齒曰：「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，猶敢爾耶！」有中大夫王世修者，能甫兄子也，靖康末知榮澤縣，以守禦功改京秩，遂爲傅幕賓。世修常疾閹宦恣橫，爲尚書右丞張澂言之，澂不納。世修退爲劉正彥言之，正彥曰：「君言甚忠，當與君同去此輩。」俄聞淵入有府，傅、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，愈不平，遂與世修及其徒王鈞甫、馬柔吉、張達等謀，先斬淵，然後殺內侍。鈞甫、柔吉皆燕人，所將號「赤心軍」。議已定。此以王庭秀閱世錄修入。朱勝非閑居錄云：「正月間，王淵自揚州發大船十隻，皆是囊橐。杭人指言：『淵去年平陳通等，先令供郡中富民所寄贓物，既盡誅之，悉取其家貲，又以所供文字一一追來，違拒者亦殺之，所取不可勝計。今船中皆其物也。』」內侍官搬家，舟亦數十隻，相繼到此，頗不循理，強佔民居，強市民物，眾皆怨憤不能平。及聞車駕渡江，諸軍潰亂，張達建議誘說諸軍曰：

「王淵爲都統制，不能捍賊，致此狼狽。前日先發金玉百船來，便有不守揚州之意。今車駕幸杭州，王淵必來行見，杭州又似揚州矣。若能殺淵而取其物，及取內臣家計，可人人致富。眾人共爲之，朝廷必不能遍罪。」奸謀蓋自此始。」是日，宰相朱勝非留身奏事，言王淵除命，諸將有語，乃令淵依執政恩例，不與院事。行在錄云：「壬午，傅正彥請對。是日，王淵罷。」朱勝非復辟記云：「勝非言：『王淵除命，諸將有語。臣記武臣作樞，有免進呈書押故事，今淵既兼都統制，於武臣尤有利害，臣欲依故事免之，仍罷其兼管，庶弭眾論。』上然之。」按：是時諸老將皆不在杭州，必傅正彥云云，而勝非有此請也。今掇取附見。傅等即部分兵馬，且使人告淵，以臨安縣境有劇盜，欲出兵捕之。康履之從者，有得小黃卷文書，卷末字兩行，曰：「統制官田押、統制官金押。」履問此何謂也，曰：「軍中有謀爲變者，以此爲信號，從之者書其名於前。」履密以奏，上命履至都堂諭勝非，使召淵爲備。勝非問：「知其謀否？」履曰：「略知。期以來早集于天竺寺。」方諭其意，「田」即苗也，「金」即劉也，詐言謀於城外，以誤淵使遣部曲出外耳。履去，勝非即召淵告之。日暮，淵遣一將將精兵五百人伏於寺側。此以朱勝非閑居錄修人。是夜，城中驚惶，居民杜門不敢出，俗號爲「沙魘」，人皆通夕不寐。

癸未，神宗皇帝忌，百官行香罷，制以檢校少傅、奉國軍節度使、制置使劉光世爲檢校太保、殿前都指揮使。百官入聽宣制。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，俟淵退朝，即猝下馬，誣以結宦官謀反，正彥手斬之。遂遣人圍康履家，分兵捕內官，凡無須者，皆殺。傅揭榜於市曰：

統制官苗傅謹伸大義，播告天下民庶、官吏、軍兵等：邇者大金侵擾淮甸，皆緣姦臣誤國，內侍弄權，致數路生靈無罪而就死地，數百萬之金帛悉皆委棄。社稷存亡，懸於金人之手。今此大臣（一五）、

內侍等，不務修省，尚循故態，爲惡罔恤，使民命皇皇，未知死所。進退大臣，盡出闔宦，賞罰士卒，多自私門。金人去住罔測〔一六〕，朝廷安然坐視，又無措置〔一七〕，即日兩浙之民遂有維揚之禍。嗟爾士庶，興言及此，寧不傷感？朝廷微弱，未能明正典刑，天其以予爲民除害。應大臣罪惡顯著，及內侍官等，並行誅戮。期爾士庶，一德一心，共圖中興之業，慎無生疑，以致後患。本爲生靈，別無所希。爾等若獲安居，傳等赴死未晚。昭示此心，誠貫白日，宜相訓告，以信萬方。

正彥既斬淵，即與傳擁兵至行宮北門外，衛士出刃，以指其軍。傳、正彥遂陳兵于門下，中軍統制官吳湛與傳等通爲囊橐，被甲持刃守宮門，宮門亟閉。時尚書右丞張澈方留身曲謝，康履遽前，奏有軍士於通衢要截行人，履馳馬獲免。上召朱勝非等告之，勝非曰：「吳湛在北門下營，專委伺察非常，今有報否？」上曰：「無報。」俄而湛遣人口奏〔一八〕：「傳、正彥手殺王淵，以兵來內前，欲奏事。」上大駭愕，不覺起立。行在錄云：「是日，夜漏未盡四刻，而聞變。」按：朱勝非復辟記：「輔臣奏事已退」，又王淵退朝而被殺，則必非夜漏未盡時，今不取。勝非曰：「既殺王淵，反狀已著，臣請往問之。」及門，吳湛迎語曰：「人已逼門，不可開。」勝非、澈遂與門下侍郎顏岐、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，急趨樓上。傳、正彥與鈞甫、柔吉、世修、達等介胄立樓下，以竿梟淵首。勝非厲聲詰問專殺之由，吳湛引傳所遣使臣入內，附奏曰：「苗傳不負國家，止爲天下除害耳。」於是從官皆在學士直舍，有一闖走入學士院，自剄不死，臥前廁。知杭州 康允之見事急，率從官扣內東門求見，請上御樓，慰諭軍民，不然無以止變。俄，獨召允之入。日將午，上步自內殿，登闕門，蓋杭州雙門也。百官皆從，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：「聖駕來。」傳等

見黃蓋，猶山呼而拜。上憑欄呼傅、正彥，問故。傅厲聲曰：「陛下信任中官，賞罰不公，軍士有功者不賞，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。」黃潛善、汪伯彥誤國至此，猶未遠竄。王淵遇賊不戰〔九〕，因交康履，乃除樞密。臣自陛下即位以來，立功不少，顧止作遙郡團練使。臣已將王淵斬首，中官在外者，皆誅訖。更乞康履、藍圭、曾擇，斬之以謝三軍。」上諭以內侍有過，當流海島，卿可與軍士歸營。傅曰：「今日之事，盡出臣意，三軍無預焉。且天下生靈無辜，肝腦塗地，止緣中官擅權，若不斬履、擇，歸寨未得。」上曰：「知卿等忠義，已除苗傅承宣使、禦營都統制，劉正彥觀察使、禦營副都統制，軍士皆放罪。」傅不退，其下揚言：「我等欲遷官，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，何必來此。」上問百官策安出，有朝散郎、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者曰：「中官之患，至此爲極，若不悉除之，天下之患未已。」上曰：「朕左右豈可無給使？」希孟曰：「年長者悉除之，擇十五歲以下者，供灑掃之役可也。」軍器監葉宗譔曰：「陛下何惜一康履，姑以慰三軍。」上不得已，命吳湛執履，捕得於清漏閣仰塵上，衛士擒至閣門，履望上呼曰：「大家，臣死矣，何獨殺臣？」遂以付傅等，即樓下腰斬之，梟其首，與淵首相對。希孟、君卿子也。君卿，鉅鹿人，終環州刺史。履既死，上諭傅等歸寨，傅等因前出不遜語，大略謂上不當即大位，將來淵聖皇帝來歸，不知何以處。上命朱勝非縋出樓下，委曲諭之。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，及遣使金人議和。上許諾，即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，權同聽政，百官皆出門外。傅、正彥聞詔不拜，曰：「自有皇太子可立，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。」張達曰：「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。今日之事，當爲百姓、社稷。」又曰：「天無二日。」眾皆驚愕失色。百官復入，言：「傅、正彥不拜。」上問故，眾莫敢對。時希孟獨曰：

「有二說，一則率百官死社稷，一則從三軍之言。」通判杭州事浦城章誼叱之曰：「此何等語也，三軍之言豈可從耶？」上徐謂勝非等曰：「朕當退避，但須稟於太后。」勝非言：「無此理。」顏岐曰：「若得太后自諭之，則無辭矣。」上乃令岐入奏，又命吳湛諭傅等曰：「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。」是日，北風勁甚，門無簾帷，上坐一竹椅，無藉褥。王庭秀閱世錄云：「上御金漆椅子，今從趙姓之遺史。既請太后御樓，上即立楹側，不復坐。百官固請，上曰：「不當坐此矣。」太后將出殿門，宮中人牽衣號慟，后曰：「一足出門，事不可測，今與汝等別。」少頃，太后御黑竹輿，從四老宮監出宮。太后不登樓，內侍報上，密語上曰：「太后欲出門諭諸軍，如何？」執政皆以爲不可，曰：「方有此請，若爲邀去，奈何？」勝非曰：「必不敢。臣請從太后出，傳道語言，可觀群凶之意。」遂肩輿出，立樓前見傅等，執政皆從之。王庭秀閱世錄云：「太后乘竹輿至樓，上命儀鸞司設帷垂簾置坐，不能具，止坐輿中。傳旨，又肩輿至門下。」按：朱勝非復辟記云：「太后乘小輿至，不肯上。」勝非時爲宰相，必得其真，今從復辟記。傅、正彥拜於輿前，曰：「今百姓無辜，肝腦塗地，望太后爲天下主張。」后曰：「自道君皇帝任蔡京、王黼，更祖宗法度，童貫起邊事，所以招致金人，養成今日之禍，豈關今上皇帝事？況皇帝聖孝，初無失德，止爲黃潛善、汪伯彥所誤，今已竄逐，統制豈不知？」傅曰：「臣等已議定，豈可猶豫？」后曰：「待依所請，且權同聽政。」傅等抗言，必欲立皇子。后曰：「以承平時，此事猶不易，況今強敵在外，皇子幼小，決不可行。不得已，當與皇帝同聽政。」正彥曰：「今日大計已定，有死無二，望太后早賜許可。」后曰：「皇子方三歲，以婦人之身，簾前抱三歲小兒，何以令天下？」夷狄聞之，正彥號哭固請，后不聽。傅、正彥呼其眾

曰：「太后不允所請，吾當解衣就戮。」遂作解衣袒背之狀。后復呼之曰：「統制名家子孫，豈不明曉今日之事，實難聽從。」傳曰：「三軍之士，自早至今未飯，事久不決，恐生他變。」顧朱勝非曰：「相公何無一言？」今日大事，正要大臣果決。」勝非不能對。顏岐自上前來，奏曰：「皇帝令臣奏知，已決意從苗傅所請，乞太后宣諭。」后猶不允。傳等語言益迫，太后還入門，上遣白以「事無可奈何，須禪位。」王庭秀閱世錄云：「太后復上樓，上白事於竹輿前，言事無可奈何。」三，須禪位。」朱勝非復辟記云：「太后回，亦不登門，只於廊廡置竹輿。」今兼採二書，修潤附入。蔡惇直筆云：「太后一行至臨安府，車駕繼至。會禁衛素怨殿帥王淵、內侍康履，又宰臣黃潛善、汪伯彥勸上永駐蹕揚州，衛士懷土，日思還京。逮金人暴至，急幸浙西，乃留御營半軍駐鎮江府，以防敵渡，故從駕衛兵差少。時苗傅、劉正彥先統兵屯臨安，眾軍聞車駕臨幸，營地饋餉，必有相妨，乘禁衛有怨忿心，軍情疑貳。時歸朝官王鈞甫、馬柔吉有異謀，勸傅、正彥率兵挾上，誅王淵，康履內侍輩，陰圖不軌。先報御龍直謀叛，詐王淵彈壓，淵出，就馬上中槍而死。禁衛求見康履，履出被殺，遂聚噪於行宮門。宰相朱勝非出見傅、正彥乃出檄文示勝非，且言軍叛，傅等欲平之。勝非乃言：「皇太后在洞霄宮，諸公當奏稟，一聽太后處分。」時昭慈聞軍變，乃乘小轎至宮門前，有一卒擊袂約眾曰：「太后娘娘！」軍眾乃投戈山呼。昭慈召傅、正彥問之，對大軍有言。至此，昭慈面諭：「是他官家有太子，待老婆與他管事。」乃抱登門，捲簾示眾，且言：「官家已內禪。」用黃背心衣太子背。軍中咸呼萬歲，人心帖然。昭慈遂垂簾聽斷。」按：此所記事蹟多差，不與諸書合，蓋惇得於傳聞，今不取。勝非泣曰：「逆謀一至於此，臣位宰臣，義當死國。」乞下樓面詰二凶。上曰：「凶焰如此，卿往必不全。既殺王淵，又害卿，將置朕何地。」乃揮左右稍卻，附耳曰：「朕今與卿利害正同，當爲後圖，圖之不成，死亦未晚。」遂命勝非以四事約束傅：一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，供奉之禮，務極豐厚；二曰禪位之後，諸事並聽太后

及嗣君處分；三曰降詔畢，將佐軍士即時解甲歸寨；四曰禁止軍士無肆劫掠殺人縱火。如遵依約束，即降詔遜位。傅等皆曰：「諾。」上顧兵部侍郎、兼權直學士院李邴，令草詔。邴請上御劄，上即所御椅子上作詔曰：「朕自即位以來，強敵侵凌，遠至淮甸，其意專以朕躬爲言。朕恐其興兵不已，枉害生靈，畏天順人，退避大位。朕有元子，毓德東宮，可即皇帝位。恭請隆祐太后垂簾，同聽政事，庶幾消弭天變，慰安人情，敵國聞之，息兵講好。」上書詔已，遣人持下宣示二凶。勝非至樓下，呼傅幕屬，將佐問之，王鈞甫進曰：「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耳。」宣詔畢，傅、正彥麾其軍退，移屯祥符寺。時已未刻，上亦徒步歸禁中。軍士退去，尚喧呼於市曰：「天下太平也。」是時，諸門皆傅等以甲士守視，不聽人出入。方事之未決也，康允之奏：「恐軍士乘勢攘殺，乞出門慰撫。」乃見傅、正彥，告以故，正彥以一甲馬、二十甲士授之，允之周行井衢，杭人賴以安堵。上既還內，宰執從至殿門，勝非呼典班高琳，附奏今夕宰執內宿。上獨召勝非至後殿，垂簾，太后見勝非號泣。上曰：「康履、曾擇凌忽諸將，至於馬前聲喏，或倨坐跣足^(三)，使諸將立於前，此皆招禍之事也。」勝非曰：「履、擇必有所求，求而不得，則怨矣。」上曰：「此事終如何？」勝非曰：「王鈞甫輩皆其腹心，適當語臣云『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』，此語可爲後圖之緒。」上曰：「朕來早不出，太后御殿。」勝非曰：「來日當降赦，蓋群凶既殺王淵，又劫掠，意必望赦，然他日勢可行遣，豈復論此。今當召李邴就都堂草赦，庶可共議。」上曰：「卿自爲之如何？」勝非曰：「當宣召，學士內宿，令御史臺集百官宣讀，一如平日，庶群凶不疑。」勝非又奏：「母后垂簾，須二人同對。臣有獨奏，事不可形於紙筆者，豈可與他人同之？」欲降旨，以時事艱難，許臣僚獨奏。」

太后曰：「彼不疑否？」勝非曰：「乞自苗傅始，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，以弭其疑。」勝非退，太后語上曰：「賴相此人，若汪、黃未退，事已不可收拾矣。」他日，傳等人對，太后勞勉之，傳等皆喜。由是臣僚獨見論機事，賊亦不疑矣。

是日，上移御顯忠寺，〔四庫〕按：〔史作顯寧寺〕（三）。宰執百官侍衛如儀，內人六十四人肩輿以從。傳

等遣人伺察，恐匿內侍故也。上移御之日，趙性之遺史在十二日庚寅，王庭秀閱世錄在十六日甲午，惟朱勝非閑居

錄云：「是日，上幸別宮，繼有旨以睿聖爲宮名。」與日曆合。蓋自上移御之後，百官未嘗朝，至庚寅，始往朝謁，而外人

乃知，因誤記耳。日曆云：「以杭州顯靈寺爲睿聖宮。」按：顯靈寺已爲尚書省。王庭秀云：「上出居顯忠寺，寺即劉

正夫第。」故閑居錄云：「正夫賜第也。」伺察中官事，亦據庭秀所錄附見。

甲申，太后與魏國公垂簾，朱勝非稱疾不出。太后命執政詣其府，勝非乃出。是日，上徽號曰睿聖

仁孝皇帝，以顯忠寺爲睿聖宮，留內侍十五人，餘諸州編置。

制曰：「朕以幼沖之資，承傳序之休。比者大國侵凌，奄至淮甸，太上睿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，

駐蹕吳江，深慮敵人指爲釁隙，興師內侵〔四〕，結禍彌深，濫使無辜肝腦塗地，上畏天戒，下失生靈，發

於至誠，匪由勤請，退避大位，傳於眇躬。隆祐太后德厚母儀，道侔坤載，練達國家之務，深得臣庶之

情，恭請垂簾，同聽政事。眾志既定，寶祚維新，宜霈湛恩，以有多辟。可大赦天下。」

詔曰：「王淵身爲都統制，車駕駐蹕維揚，金人輕兵前來，並無措置，斥堠不明，致倉猝南渡，士民肝腦塗地，宗廟傾危。及交結內侍康履等，並已正典刑，令尚書省出榜曉諭。」

以言官多闕，命侍從共舉可爲臺諫者二員。

尚書右丞張澂兼權中書侍郎。

尚書兵部侍郎、兼權直學士院李邴爲翰林學士。起居郎張守試中書舍人，仍兼權直學士院。太常少卿季陵爲起居郎。朝請大夫黎確守太常少卿。監察御史王庭秀爲殿中侍御史。

直龍圖閣、知杭州康允之陞徽猷閣待制。朝奉郎、兩浙轉運副使劉蒙加直秘閣，朝請郎、兩浙路提舉市舶吳說爲尚書金部員外郎，兼提舉市舶。說，錢塘人也。蒙、說之除，日曆不載，此據王庭秀閱世錄增人，以無月日，因允之遷職附見。

朝請郎、兩浙轉運副使范冲守宗正少卿，承奉郎、添差兩浙轉運判官劉寧止試左司諫，二人皆不受。寧止，歸安人，嘗爲吏部員外郎。

直龍圖閣王琮爲兩浙轉運副使。琮初自鄧州罷，寓居杭州，至是張澂薦其才，而有此命。詔有司月以錢、米廩給司馬光之後。

端明殿學士、提舉醴泉觀黃潛厚，樞密直學士、巡幸提點一行錢糧頓遞官錢伯言並罷，仍奪職。

起復定國軍承宣使、帶御器械、鄜延路馬步總管、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、御營使司專一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。世忠此除，日曆及碑誌皆不載，季陵外制集有制詞。按：世忠實代劉光世，當在此時，今因張俊除軍職，遂書之，更須參考。

武寧軍承宣使、帶御器械、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、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。

仍命俊以三百人赴秦鳳，二千人付統制官陳思恭，一千人付將官楊沂中，留吳江把隘，餘令以次統領官管押赴行在。

瀛海軍承宣使、駙馬都尉韓嘉彥卒，諡端節。

丙戌，常德軍承宣使、幹辦皇城司主管禁衛孟忠厚乞裁節本家恩澤，如有夤緣干請，並令三省執奏，御史臺彈劾以聞。太后詔曰：「宣仁聖烈皇后同聽政時，外家不任要職，亦不干預政事，天下至今歌詠盛德，況以涼薄，當茲艱難，尤宜戒慎。仰學士院降詔，戒敕忠厚以下，不得輒與朝政，交通貴近，務循退靜，以保家族。仍不得於私第謁見宰執，如有職事，即赴都堂稟白。可令三省以詔書榜示。」

是日，赦書至平江府，禮部侍郎、節制軍馬張浚聞有赦，慮時方艱危，事變莫測，諭守臣、秘閣修撰湯東野，遣親信官至前路^{〔三五〕}，發封以告。少頃，東野馳來曰：「事變矣。」袖以視浚。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，浚謂東野：「第登譙門，宣有旨犒設諸軍一次。」內外乃定。浚遂走人人杭，伺其實。時右司員外郎黃槩、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呂撫亦遣進武副尉魏傳寶蠟書遺浚及呂頤浩，言傳等叛逆之詳。東野、金壇人；槩，依政人；撫，頤浩子也。

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失青州，乃率官吏奔仰天陂。寄治士民，多從之者。

丁亥，端明殿學士、東京留守杜充爲資政殿大學士、節制京東西路，恩數視執政。殿前副都指揮使、武康軍承宣使、東京副留守郭仲荀爲昭化軍節度使，以登極恩也。趙鼎之遺史，二人之除在此月庚寅，今從會要，附九日丁亥。榮州防禦使、京西北路安撫使、知河南府、專一保護陵寢、兼控扼河陽楊進爲汝

州觀察使。進之除，日曆不載，季陵外制集有制詞，首句云：「朕以眇躬嗣承大統」，蓋明受覃恩，故且附見郭仲荀之後，當求他書考其本曰。

中書舍人沈晦試給事中，承議郎季質復爲起居舍人。

徽猷閣待制，知濠州，連南夫陞顯謨閣直學士，知江寧府。

御營都統制司參議官王鈞甫爲右文殿修撰，馬柔吉、王世修、張達並直龍圖閣。鈞甫見朱勝非，勝非問：「前日樓下言二將學不足，如何？」鈞甫曰：「如劉將手殺王淵是也。」勝非曰：「上皇待燕士如骨肉，一旦兵難，卒無一人能效力者。古人言燕、趙多奇士，但虛語耳。」鈞甫曰：「不可謂燕無人。」勝非曰：「君與馬參議皆燕中知名人，嘗獻策，欲滅契丹，今金人所信任，多契丹舊人，若能渡江，則先爲所取必矣。當早爲朝廷協力。」鈞甫唯唯而去。據勝非閑居錄，乃初九日事，故附於此。

江東制置使呂頤浩至江寧，舍館未定，忽奉內禪詔赦，遂會監司議，皆莫敢對。孫觀撰李謨墓誌曰：「明受詔赦至建康，官吏聞赦皆失色，獨呂頤浩怡然自若。謨時爲江東漕，白之曰：「樞省大臣，盍召天下兵以除君側之惡？」頤浩左右視，接以他語。謨曰：「王室在難，如救焚之急，公不應躊躇在眾人後。」方議行，而張浚檄書至，後二叛伏誅，頤浩第功進右丞相。」按：勤王之舉，張浚唱之，頤浩和之，二人不謀而同。浚平江實錄亦云：「收頤浩九日書」云云，足知非躊躇也。蓋頤浩是時未敢誦言誅之，故接謨以他語爾。觀嘗爲頤浩所斥，又誌文出於呂氏家破之後，是以妄詆訾之，要非事實，故不取。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：「是必有兵變。」承邁曰：「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，此恐其出於不得已也。」其子抗侍側，曰：「主上春秋鼎盛，二帝蒙塵沙漠，日望拯救，豈肯遽遜位於沖幼